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铁血传奇

刘东伟◎著

一个传奇家族

一对传奇父子

一段传奇故事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山东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中国第一部描写冀鲁边区抗日烽火长篇传奇小说

铁血传奇

TIEXUE
CHUANQI

刘东伟◎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传奇/刘东伟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396-5419-5

I. ①铁…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4139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周 康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 64235059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16 字数: 26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001

第一章 娶媳妇

015

第二章 怀孕

027

第三章 盼孙子

041

第四章 把儿子送走

054

第五章 恐惧症和马甲

067

第六章 青龙杖

080

第七章 李大丫和李二丫

094

第八章 李三丫

001

109

第九章 保胎

122

第十章 前程

136

第十一章 诱惑

151

第十二章 纵队来了

163

第十三章 养伤

175

第十四章 任务

187

第十五章 灯明寺战役

199

第十六章 逃生

214

第十七章 擒贼

226

第十八章 深入虎穴

236

第十九章 报仇

第一章 娶媳妇

铁大富三年娶了三房媳妇，三个媳妇都没给他留下种。

那几年，青龙镇关于铁大富的传言比老鼠还多。有人说铁大富是个二腓子，不男不女。有人说铁大富一出生就是个丫头片子，他爹铁一公为了族长的位子，把女儿当儿子养。有人说铁大富虽是个男人，但他的家伙什不中用。

铁家是青龙镇最大的家族，当年铁一公在街上跺跺脚，青龙镇就会晃一晃，连县长都跟他称兄道弟。位于鲁西北的青龙镇，自古以来就盛产金丝小枣，刚熟的时候，咬一口，倍甜酥脆，晾干了拉到集市上，深受顾客的欢迎，女人吃了能美容，老人吃了能长寿。

据说在明朝时期，铁家出过一位英雄，曾跟随戚继光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寇，返乡后官府赠了他一大片枣树林。几百年来，铁家靠着小枣生意，成了鲁西北的大乡绅。

那时候，附近一带的百姓最大的期盼就是把自家的丫头送进铁家大院。只要一进铁家，就等于进了蜜罐子，从此吃喝不愁，小枣可以当零食，每天干吃几个，或者做成红枣羹，又或者在炉子上烤糊了，下到茶杯里，把一张脸吃得像婴儿脸，红扑扑的。

铁大富兄弟仨，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铁二贵和铁三寿。

铁大富生来憨厚老实，十六岁上娶了第一房媳妇。成亲那天晚上，铁家大院的院墙都被挤倒了，听新房的足足来了几十个，只是啥也没听到。据说，新房里就像没人一样，静悄悄的，好多听新房的睡在了窗户外。传言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一晃半年过去了，一房媳妇的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铁一公就急了，

去大常村请了常老先生。

常老先生是十里八村有名的郎中，家传的医术，瞧病时有个习惯，先泡上一壶枣茶，然后慢慢地品着，几口茶下了肚，才说：“开始吧。”

瞧病的时候，他在炕前坐了，大褂一甩，腿一盘，左手捋着山羊胡子，右手慢慢地伸出，食指、中指、无名指搭在病人的寸关尺上，闭着眼睛，摇头晃脑，不住地嗯着，然后手一收，起身说：“没啥大不了的，俺开三服药，吃完就好了。”

人们请来常老先生，最喜欢听他这句“没啥大不了的”。

铁一公让仆人黑子把常老先生请来。常老先生在炕边一坐，盘着腿，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给一房媳妇号脉。

铁一公和铁大富都站在一边，看着常老先生，都等着他说出那句“没啥大不了的”。

半晌，常老先生收了手，站了起来，却没说话。铁一公和铁大富都急了，一人拉着常老先生的一只胳膊。

常老先生说：“是宫冷，俺给开几服药试试吧。”说着，常老先生就在纸上写了当归、川穹、白芍、香附、吴茱萸、肉桂、地黄、续断等几味药，又说，“注意保暖，别吃生冷的东西，最好多活动。”

从这天开始，一房媳妇每天躺在炕上，被子盖了一层又一层，让她下地走走，她就是懒得动。

半年后，铁大富媳妇的肚子还是瘪瘪的，一点动静也没有。

铁大富还没怎么急，铁一公却沉不住气了，张罗着又给铁大富娶了二房媳妇。

二房媳妇模样儿俊俏，眼睛像月牙一样，好笑，也好动，每天站不住脚，一早就起了床，去上房给公婆请安，又去大院后的库房指使长工干活。指使长工时还笑眯眯的，所以，长工们都不怕她，甚至和她嘻嘻哈哈的。

几个月后，二房媳妇的肚子鼓了起来。铁一公两口子把二房媳妇伺候得像娘娘一样。

自从娶了二房，大房媳妇就搬出了东厢，住在西厢里。西厢冷清，到了

晚上,冷气从地砖里往上冒,人裹在被窝里出不来。没多久,大房媳妇就孤零零地死在了西厢的炕上。

一房媳妇死后不久,二房媳妇也死了。

二房媳妇是难产死的。后来,铁一公两口子总结出了经验:二房媳妇没骨架子,生不了娃。

外人不总结这些,议论的是二房媳妇肚子里的孩子。有人说,二房媳妇经常去库房,和长工们打成一片,长工们个个身体棒棒的,说不定哪个胆子大的,黑灯瞎火时摸进了东厢。

铁大富每年秋后要去外地卖枣,一来一回几个月,这几个月,来铁家报名当长工的特多。

三房媳妇骨架子大,一走路屁股上的肉跣啊跣的,直晃悠。自从三房媳妇一进家,铁一公两口子就常常趴在窗台上,往东厢里瞧,看着三房媳妇出出进进的,就说:“瞧,这个奶子大、屁股大,准能给咱生个大胖孙子。”

那时候,女人进入铁家,唯一的作用就是传宗接代,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干。

当然,传宗接代需要带把儿的,也就是小子。

铁家在青龙镇是个大族,男女老少一百多口,祖传下一根青龙杖,向来握在族长的手中。青龙杖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次。这也是铁一公铆着劲给儿子娶媳妇的原因。如果铁大富生不了小子,青龙杖在他这一代就要旁落,他一家也要搬出铁家大院。

像对待二房媳妇一样,自从三房媳妇怀了孕,铁一公两口子就把三房媳妇当成了娘娘。三房媳妇花钱大手大脚的,而且爱玩麻将,三日两头就往县城跑,有时候一玩一天,到了晚上才回来。

在县城打麻将,三房媳妇认识了几个好姐妹,有一个是官太太,一个是工厂老板太太,一个是地主太太,玩一天下来点背的能输上十头牛钱。铁大富心疼钱,就常常对三房媳妇说:“咱能不能不玩麻将?”

“不玩俺还能干啥?咋打发这些无聊的日子?”

“那就玩小一些,俺和爹去关外卖枣,一去几个月,咱铁家的钱来得也不易啊。”

“爹都不心疼，你咋心疼了？县城那几位姐妹，谁不是花爹的钱？”

三房媳妇不听，直到临盆了，还去县城，后来，孩子生在了麻将桌下面。当时，三房媳妇正点顺，一把一个自摸，一圈下来赢了四头牛钱。孩子落到了裤裆里，她刚好摸到一副好牌，姐妹们看到她皱眉，就问：“咋了？有事改天打？”

三房媳妇咬着牙忍着：“继续。”

又一圈下来，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牌局，从裤裆里抱出孩子，发现嗓子眼里都是黏黏的东西，已经咽气了。三房媳妇偷偷地把孩子埋在了地沟里，回到家，一头钻进东厢，几天不敢出门。后来，铁一公看到儿媳妇的肚子瘪了，就拎着青龙杖来到东厢，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三房媳妇刚说到一半，额头上就挨了一杖，被公爹给打死了。

铁大富娶了三房媳妇，都没留下种，渐渐地，青龙镇就多了一些风言风语，说他的家伙什不中用。

镇上人一年到头闲着没事时，一些老光棍喜欢蹲在墙根下嚼舌头，看到铁家大院后的库房里有马车出入，有人就牙痒痒，巴不得铁家出点事。管他三个媳妇怀没怀孩子呢，反正铁大富一直没有后，于是就开始传嚷，说他的家伙什不中用。

铁大富闷着头，也不争辩。铁一公两口子却窝心上火，有时候也在门口跳着高地骂，不久两口子一前一后地撒手走了。

铁一公临闭眼时，还给儿子张罗了第四房媳妇。

四房媳妇叫枣花，镇南罗家庄人。

铁一公躺在病床上，一边捶着胸膛，一边向铁二贵和铁三寿说：“爹要死了，青龙杖还是要传给你们大哥的，你们要相信大哥，一定会有后的。”

铁二贵和铁三寿各自住在铁家大院东西的院落里。

铁二贵是个火暴脾气的人，一点就着。那天刚出门，他正巧看到铁三寿。铁三寿把铁二贵拉到一边，问：“二哥，知道爹找咱干什么吗？”

“啥？”

“俺觉得是大哥的事，爹快不行了，他放心不下大哥，准是让咱们帮着

大哥。”

“那就帮呗，自己大哥，有啥说的。”

“唉，大哥娶了三房媳妇，尤其第三房，把一半的家业赌没了。”

“是啊，俺也觉得心疼，祖宗的家业都给糟践了。”

铁三寿在二哥的背后点了一把火，铁二贵一进铁家大院就没好气，嘟囔着说：“大哥娶了三房，俺看就这样吧，不能再娶了。”

铁一公就去看铁三寿。铁三寿说：“俺听爹的。”

铁三寿在人前从来不参与家族的大事。

铁一公颤抖着手拿起账本，叹息一声，对铁大富说：“老大啊，你这三房媳妇可花了铁家大半的家业啊，以后你要勤快些。”

铁大富说：“爹，俺不娶了还不行吗？”

铁一公眼睛一瞪：“放屁！”

因为激动，铁一公满脸通红，胸脯像拉风箱一样，一高一低地起伏。

铁三寿忙说：“爹，放心吧，您走后，俺和二哥会替大哥操办的。”

铁二贵不乐意了：“三弟，你咋能做俺的主呢？俺不同意大哥再娶，除非谁家的丫头不要彩礼，自己跑到咱铁家来。”

枣花就是自己跑到铁家来的。她一到上房就对铁一公说：“俺叫枣花，前面罗家庄的，爹娘都饿死了，家里啥人都没了，俺能给你当儿媳吗？”

枣花的言行在当时真算得上是大胆。

枣花刚刚跑了一路，脸红扑扑的，像熟透的苹果。

铁一公已经没剩下多少气了，他虽然一向看不惯不矜持的女孩子，但那天，他没的选择了，担心自己闭眼时，还看不到铁家的希望。

“好，好。”铁一公点着头，连连地说。

铁二贵推搡着枣花，说：“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哪有自己找婆家的。”

枣花也推搡着铁二贵，说：“俺爹娘都没了，俺自己不做主谁做主？”

铁二贵说：“你想嫁到铁家来可以，一分彩礼都没有。”

枣花说：“俺家里一个人都没了，要彩礼屁用？”

铁一公两眼发光，猛地坐了起来，将铁大富和枣花的手握在一起，然后嘴唇哆嗦着，慢慢地倒了下去，咽气了。

那段时间，铁二贵每天都发牢骚，铁二家里的没少劝他，越劝铁二贵越不听，有时还喝了酒在铁家祠堂外骂街。

铁三家里的看到铁二贵的样子，就对男人说：“你也是，二哥跟爹较劲，那是为咱好呢。二嫂娶了一年了，肚子里一直没动静。俺正铆着劲想给你生个后，要是俺能生个带把儿的，说不定青龙杖就落到咱家了，你咋不帮着二哥？”

铁三寿就笑，笑完说：“放心吧，爹走了，刚收了枣，还不得大哥跑关外？他一来一回得几个月，俺想做什么不行？”

铁家每年收了枣，要往附近的县城里送。除了当地，也往外地走，关外是最大的市场。

等长工们把枣装好箱子，铁大富就准备去一趟关外。枣花不想让他去，说：“你走了，俺咋办？”

铁大富说：“俺虽然答应了爹，可咱俩的事总得过了一年忌再办。”

枣花咬着嘴唇说：“你爹自己都说了，不用等那么久，出了‘五七’就行。”

铁大富摇摇头：“那不行，‘五七’太近了，俺不能对不起爹，起码也得过百天吧，正好俺从关外回来。”

铁一公死后，家族里辈分最大的要数铁二公了。铁二公是铁大富的叔叔，这辈子光棍一个，没儿没女，就瞅着铁大富兄弟仨呢。铁一公一走，铁二公觉得自己有责任给铁大富把婚事操办了。因此，他以长辈的口吻对铁大富说：“你爹的话是咋说的？他说只要过了‘五七’，就把你和枣花的事给办了，你去关外卖枣，一来一回，还不得几个月下去了？”

铁大富拗不过二叔，就答应了。

过了“五七”，铁大富和枣花举行了仪式。这段日子，枣花一直就住在铁家大院里，也省了过门的礼节，把被褥从东厢往上房一挪就成了。

铁大富头三房媳妇都是大娶的，喇叭哇啦哇啦地在青龙镇绕了一个圈，喜庆的声音挂得满枣树上都是，新娘子的轿子才落在铁家大院门口。娶枣花的时候没雇喇叭，只在门口挂了一挂鞭炮，算是告诉天地，铁家大院正在娶媳妇。

晚上，枣花温了炕，对铁大富说：“当家的，不早了，睡吧。”

铁大富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说：“你自己睡，俺不困。”

枣花说：“俺想给你生个娃。”

铁大富摇摇头：“爹才过了‘五七’，俺没心情，爹在天上看着呢。”

枣花说：“爹看着就对啦，他老人家等着抱孙子呢。”

说着，枣花去拉他。铁大富推开枣花，蹲在椅子上沉吟半晌，说：“等俺从关外回来吧。”

三个月后，铁大富从关外回来，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天低着头，除了唉声叹气，半天说不了一句话。

铁大富出去三个月，枣花在家盼了三个月。男人一回来，枣花就让用人九月早早地把饭做了，炭盆烧得红红的，然后还给男人温了一壶酒。枣花朝九月摆摆手，九月就出去了。枣花关了门，来到里屋，把酒盅凑在铁大富的嘴唇边。铁大富用手拨开。枣花一愣，又把自己的嘴唇凑上。铁大富扭过脸去。

“当家的，出啥事了？”枣花问。

铁大富将空空的钱袋子往炕上一扔。枣花捻了捻，说：“被人骗了？”

铁大富摇摇头。

枣花又问：“遇到土匪了？”

铁大富还是摇摇头。

“到底遇到谁了？”

“比土匪还厉害。”

“啥？”

“蛇。”

说到蛇时，铁大富浑身颤抖着，眼睛里满是惊恐的神色。

铁大富是带着九月的男人大壮去的关外。大壮姓龙，罗家庄人，和九月都是铁家的下人。铁一公死前，刚给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铁大富和大壮刚把货卸下车，就有几个穿着阔气的人过来了，看看刚从火车上卸下来的枣箱子，叽里呱啦说了一通，把铁大富和大壮打得鼻青脸肿。铁大富跟着父亲去过几次关外，也懂几句日本话，他听出来了，那些都是日本人，不但抢了货，还要杀人。

一开始，日本人似乎也在试探着。他们先抢了一箱，见铁大富和大壮追上去，就把两人踹倒在地，又抢了两箱。铁大富见打不过人家，就央求周围的人帮着讨个公道。

真的有人跳了出来，脚还没落地就被日本人踹倒在地上。日本人有的掏出了刀子，对准了周围的人，尤其中间的一个，从腰囊里掏出一条小蛇，吐着芯子。周围人虽多，却一个个面面相觑，纷纷后退。很快，场中就只剩下铁大富和大壮两个人。

日本人胆子就大了，把所有的箱子拉走了，不但如此，还骂中国人是懦夫、胆小鬼。

铁大富告到了官府，希望官府帮他讨回上百箱枣。官府的人说：“我的手下这段日子断了饷，要不你先给弟兄们意思意思？”

铁大富没办法，只好意思了一下。后来不知为啥，官府和日本人居然搞在了一起。铁大富绝望了，他和大壮晚上去闯日本人的株式会社，从窗户里看到里面绑着一个中国商人，因为去追讨货款，被日本人吊了起来，抢走箱子的那几个日本人手里拿着蛇，正在往商人的身上放。

只听为首的日本人说：“不要怕，这不是蛇，是蚕。我们日本就是蚕，你们中国是桑叶……”

.....

铁大富被蛇咬了，那一口正咬在他的家伙什上。当时，他就抱着裤裆蹲了下去，咧着嘴说：“俺的娘，这不是要俺的命吗！”

要不是有大壮在，铁大富的命就扔在了关外。

大壮为了让铁大富活命，把日本兵引开了，自己却被日本人抓住了。

人虽然逃到了青龙镇，可铁大富的眼前还是不时地出现被蛇咬的一幕。

枣花把酒桌收拾了，温好了炕，在被窝里等着他。

正是年底，北风在窗外的院子里呼呼地打着转，不时地有东西被卷到半空中又摔下去。铁大富觉得自己的心也有些不着实，一起一落的。他裹着从关外带回来的皮袄，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着。

枣花探出头，说：“当家的，不早了，睡吧。”

铁大富瞥一眼脸红扑扑的枣花。

枣花接着说：“被窝里暖着呢。”

铁大富摇摇头，这一次不是他不想钻被窝，是不敢钻。

“咋了，还想着爹？爹的百日忌已经过了。”

“不是……”

枣花从被窝里伸出一条藕棒似的手，朝铁大富招招：“当家的，你过来。”

枣花抓住铁大富那只粗糙的手，往被窝里拉，一直拉到自己的胸口上，双颊酡红地说：“当家的，俺给你暖暖手。”

铁大富的嘴唇颤抖着，浑身颤抖着，猛地一甩手，跺足大骂：“该死的蛇！”

“咋了？”枣花愣愣地望着铁大富。

铁大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俺不行了。”

枣花默然半晌，喃喃地说：“俺以为传言是假的呢。”

“以前是假的，但现在真了。”

枣花过门一年，肚子一直瘪着。青龙镇关于铁大富的传言又开始了。

那段时间，她只要一出门，镇上的人见了，就下意识地去看她的肚子。有时候，枣花会故意揣了一个枕头，气呼呼地对看她的人说：“俺有了，气死你们。”

一开始，镇上的人还真以为枣花怀了。

有人说：“没想到大东家又管用了。”

有人说：“没准是哪个长工出了力呢。”

有人说：“怀了没用，保住才算数。”

枣花总不能一直揣着枕头，有时候瘪着肚子出去了，一下子把镇民的目光吸了过来。这时候，人们就会说：“还是不中用。”

又是秋后，收了枣，铁大富带着货物出去了。他没去关外，而是在北平、天津一带甩卖。

这段时间，他想都不敢想关外，去自然更不敢去了。

晚上，只要枣花一钻进他的被窝，他的眼前就会出现一条蛇，银亮刺眼的蛇。每每出现了幻觉，他的家伙什就会像蚕一样蔫蔫的，一点活力都没有。

铁大富走后，铁家大院就只剩下了枣花和九月。只有女人的院子是危险的，尽管铁家大院是青龙镇的大户，黑灯瞎火时，院墙外总是传来咚咚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翻墙。听到这样的动静，枣花就披着衣服出来了，站在院子里跳着高地骂。骂完，果然就能听到悄悄跑开的脚步声。

几天后，黑子来了。

那天早上，九月刚打开院门，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男人，皮肤黑黑的，个头很高，人也长得结实，一脸憨憨的样子。

“你找谁？”九月问。

“俺叫黑子，是三东家叫来的，说是要伺候大奶奶。”

九月去见了枣花。枣花说：“俺没雇下人啊。”

九月说：“那俺让他走。”

枣花一摆手：“等等。”

说着，枣花就和九月一前一后地出来了。

来到门口，枣花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黑子，半晌说：“留下吧。”

黑子的出现，让枣花的脑子里多了一种幻想。她躺在炕上时，总会不自觉地想起黑子，想起他那一身结实的肌肉。有时候，她轻轻地朝自己火热的脸拍打几下，喃喃地说：“不要脸。”有时候又会痴痴地望着屋顶，似乎

头上的檩条变成了黑子。有时候在梦中看见自己的男人血淋淋地拿着刀追赶黑子。

一天，铁三寿带了一个人来。那人说着一口天津话，见了枣花就说：“这位就是大奶奶吧，你男人出事了。”

枣花忙问：“啥事？”

那人说：“俺看到你男人每天都去逛窑子，许是不回来了。”

枣花的脸像雪一样白，记得铁大富跟自己说过，这辈子和她白头到老，再也不娶了。

枣花心说：你的家伙什被蛇咬了，还娶个屁。

说铁大富赌，还有可能，说他逛窑子，枣花不信。可是那人拿出一件马甲，枣花信了。

马甲正是枣花给铁大富做的，上面还绣着一对鸳鸯。枣花说：“当家的，俺不在乎你的身体，只要你能跟俺一心一意地过，俺就永远是你的女人。”

铁大富临行前，枣花将刚刚做好的马甲给他穿在棉袄里面，不住地叮嘱：“这件马甲就好比是俺，你千万别脱下来。”

如今，铁大富的马甲落在了别人手中，这说明了什么？铁大富不在乎自己了。这样一想，枣花就信了那人的话。

算算日子，已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又到了年底，按说，铁大富该回来了。早上起来，房檐上有麻雀在跳，枣花觉得左眼一直在跳，就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她把压在眼皮上的一截笤帚枝拿下来，看了看摔在地上，扭头就回了上房，把自己扔在炕上，呜呜地哭。

哭了一天，到了晚上，枣花不哭了。她跳下床来，翻出一坛子酒，咚咚咚地灌了自己一肚子。

九月跑了过来，夺过坛子，把火盆加了炭，说：“大奶奶，您别听那人的话，俺觉得他在瞎说。”

枣花拿起马甲，呆呆地看着，突然将马甲扔进了火盆里，说：“他要是心里有俺，就不可能不回来，说好了回来过年，今儿是啥日子？”

“腊月二十九。”

枣花抓起柜子上的青龙杖狠狠地砸在炕沿上，仿佛铁大富就坐在那里。

“铁大富，明天你再不回来，看俺不把铁家大院点了。”

枣花愤愤的样子，让九月有些担心。

大年三十，铁大富还是没回来。晚上，九月下了饺子，端过来和枣花一起吃。

枣花一整天就像个泥塑，呆呆地望着门口。

这一天，大雪封门，外面一片白皑皑的。

冷冷的天气，枣花却开着门。风卷着雪花，不住地往屋子里灌。九月一进来，就把门关了，一摸枣花的手，凉凉的。九月让枣花去炕上坐着，枣花不去，一直呆呆地。九月说：“这么大的雪，东家可能回不来了。”

枣花手里握着青龙杖，身子一阵阵地颤抖，她冷冷地说：“把炭烧旺了。”

九月吓得变了脸色，说：“大奶奶，您不能把房子点了啊。”

枣花瞥她一眼，说：“为啥不能点？铁大富不回来了，俺还留在铁家干什么？俺走了，什么也不给他留。”

九月忙说：“这院落是铁家的先人留下的，毁了太可惜。”

枣花不住地哼着：“你觉得俺不可惜？”

九月吓得跪在地上，说：“大奶奶，你别生气，是俺说错了。”

枣花抱过一坛子酒，咕咚咕咚地又灌了一肚子，指着窗外说：“铁大富，你给俺回来。”

九月见枣花拿着青龙杖一阵乱打，担心她闹出什么事来，自己又没气力阻止，就喊了黑子来，让他看着枣花。

枣花的酒劲越来越大，她望着黑子和九月哈哈地笑，笑完，指着酒坛子说：“喝，你们都给俺喝。”

两人不敢不喝。九月酒量小，没多会儿就醉了，歪歪扭扭地倒在了地上。黑子也有些醉醺醺的，身子有些打晃。

“大奶奶，俺……俺不能喝了。”

“凭啥？今儿是大年三十，都给俺喝。”